



五利池
（朱乔明）

冬树都是站着的墨

米丽宏（河北）

院里的葡萄架，早就只剩一副嶙峋的骨头了。入冬后，天天早起扫葡萄叶，一天一小车，推到门外大路边，等清洁工人用车拉走。

每次推叶子到路边时，我都看到门口路两旁的行道树在急急忙忙地赶着落叶。以我的脚下为原点，城里，城外，老家，更远的远方，都被落叶一层一层覆盖，下落的叶，把一个清寒的世界拉到了我的面前。

叶子是树的锦绣小梦，落一片，就等于梦销一角；落一片，树就会清醒一下。等叶子全部落光了，树倒定下心来，修炼成了无牵挂的模样。

至此，树已活成了一把骨。生命的轮廓、章法和节奏，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空间里，连岁月雕刻的纹理、节点、疤痕，以及枝条上细微的希望和走向，也都呈现了出来。冬天的树，就这样有了一种清健磊落之风。

小城城郊的水南寺村外，有一片美丽的白杨林，林子落叶后的照片，最近在朋友圈火得厉害。我禁不住诱惑，下班后专程跑到林里去看——那落叶的壮美，比春花还让人震撼。树梢上，一枚叶子也不剩，空空的树枝齐刷刷地一律向上，显出一股万众一心的决绝之意。

夕阳用蒙蒙的红涂抹着灰白的丫杈，暖得忧伤。

白杨落叶时审慎，本是一枚一枚叶子克勤克俭地往下摘；是北风的狂躁，将全部叶子统统折下，厚厚地铺在了地上。白杨树不计较北风的大手大脚，竟卸下负重似的，意气昂扬，走在落叶上，哗哗作响，像脚步摩擦在印象派明黄的画布上。想起苏曼殊以诗邀友：“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一次暗面，被他铺陈得如此浓墨重彩。其实，白杨树将落叶铺展起来，也是如此酣畅，在一尺深的落叶上面打坐，定会悟得更明净的真谛。

冬天的树里，有一种树像老人，枝丫虬曲纵横，那是山里的老柿树。它们的黑筋鼓突，像性子不好的人发着怒；它们的树皮开裂，如古时的活字印刷板块，一枚枚地排成了光阴的无字书，字里行间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然意味。我还见过一棵长在山垭口的柿树，所有枝丫，大的、小的、粗的、细的，一律折向西北方向，像一面冻在风中的旗帜。

落光了叶子的槐树，比老柿树温顺得多，大枝小枝密集交错，共同撑出一个硕大的扇形。夕阳从树的背面照过来，透出排色的光，真像一把硕大的木雕折扇。可是，谁又能扇动它呢，唯有那强劲的北风吧？

老家屋后有一棵香椿树，乌黑的主干，光溜溜的苍灰的大枝小枝，都显出一种硬骨铮铮的姿态，好像将军万里归来，还未解甲胃；又像杜少陵后期的诗歌，骨骼宽大，气象峥嵘。但是，等来春，香椿芽嫩嘴拙舌地笑春风，你才发现，这便汉慈爱地纵容着娃娃们，满树都是柔情。

春萌夏旺，秋枯冬藏。冬天的树，隐掉了招摇与浮华，呈现出最简单最磊落的生命本相。不是没有冲天的羽翼，是收起来了；不是没有青葱的情怀，是揣起来了。藏好一切，担一个枯字，像极了笔墨中的枯墨，在皴擦中，继续写一种新生。



有你真好
苗青（广东）摄

地中海观日出

杨明强（四川）

早在中学时代，我的班主任陈煜霖先生就曾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为我们讲述过关于欧洲、非洲以及地中海的地理知识，那些内容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地中海的南岸，有一个“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国家——突尼斯。

抵达突尼斯已近黄昏，我们来到了距首都突尼斯城 20 公里的唯美小镇——哈马马特。该镇濒临地中海，是突尼斯最负盛名的海滨度假胜地。当旅行车在我们下榻的酒店门口停下时，我欣喜地发现，距离酒店几百米之外，就是地中海。

眼看暮色逐渐苍茫，我将提行李、领房卡的事情匆匆托给同行的家人和朋友代劳，一个人小跑着奔向海滨沙滩——但见深蓝色的海面已趋于平静，在碧海云天的交际处，色彩的组合与变化令人称奇；彼时为当地时间下午 6 时左右，虽然已不见红日亲吻大海的景象，但在大海的尽头仍有一片绯红，天海间纯然一色；在天空的上端，布满了厚厚的墨蓝色的云层，气势之大、面积之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

家里的阳台不大，内置的那种，与客厅连为一体。我和母亲各占阳台的一头，她绣花，我读书。

母亲绣的是一双鞋垫，是为她的孙子绣的。从一开始，母亲就绣得很仔细，连鞋垫背面的线角也顺得整整齐齐的，正面更是平整得找不到一个线头。偶尔，母亲会抬起头来问我：“也不晓得‘小东西儿’喜不喜欢？”母亲总是称她的孙子为“小东西儿”，对他关爱备至，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

我读的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每读上几段文字，我便会抬头看一眼坐在我对面绣花的母亲。我看见架在她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了她的鼻尖上，还有几缕白发从她的帽沿儿里钻了出来。一看到滑到她鼻尖上的眼镜，我就有些想笑，而那几缕从帽沿儿里钻出来的白发，又让我笑不出来。

有时候，我抬头看母亲的时候，正好她也抬起头看我。我逗她说：“你看你，叫你读书你偏不听，非要绣花。”母亲莞尔一笑，问我：“几点点了？煮饭的时间到了没有？”母亲从没有进过学堂门，“大字认不得，小字一团黑”，她知道我在开她的玩

笑，却也不恼，只是把话题引开而已。

阳光暖暖地透过窗户，像一张薄薄的蝉翼贴在我们身上。待我再抬头望时，看到窗台上，那盆从老家移栽过来的韭菜绿油油的，长势正旺，透过那从新绿，我眼前的时光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时的我大概十来岁的样子，母亲也还很年轻，头上一根白发都没有。母亲总是会在夜里点一盏煤油灯在床边，她坐在床上绣花时，我就搬一条高凳坐在床前写作业。母亲一边绣花，一边叮嘱我要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才会有出息，她偶尔还会从床上探出身来，朝我的作业本上看一眼。虽然母亲不识字，但她可以从本子上的留白，知道我写得认不认真。

夜静静的，铅笔尖在作业本上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声响。煤油灯越来越暗了，母亲从床上探出身来，用手中的针拨了拨灯芯，屋子里一下子又亮堂了起来。就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周围的一切景象都被钝化，母亲的样子就那么清晰地在时光的长卷上立着，哪怕经过了三十年的岁月消磨，她用绣花针拨灯芯的画面仍然那么深刻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遇到了下雨天，母亲就无法下地干活，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样的场景，把黄昏时分的地中海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于是，我连忙端起心爱的相机抓拍了两张海上夕照。

地中海的特殊地域与气候，造就了海上日出、日落的不同凡响。

带着几分向往与期待，次日清晨 5 点半，当大家还在睡梦中时，我已背起摄影包悄然出门，来到海岸边虔诚地守望日出。

清晨的沙滩和海岸，怎一个“美”字了得。漫步在银白柔软的沙滩上，呼吸着新鲜湿润的空气，鼻息里萦绕着略带咸味的海风气味，遥望一望无际的海天尽头，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呢？

不一会儿，地中海上空的云层便开始发生变化；天空由鱼肚白渐变成了淡紫、微红、灰蓝、金黄——这些次第在天幕中涂抹的色彩，如艺术家手中调色板的布局一般巧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一轮崭新的红日，从海水里拖着一缕橙色，缓缓地跃出海面。开始时，新日像一盏

绣读时光

刘椿山（重庆）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绣花母亲读书郎，相依相伴岁月长。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绣花母亲读书郎，相依相伴岁月长。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扁圆形的宫灯；慢慢地，红日逐渐变圆，又渐渐地有了阳光。这些金色的阳光一点一点地由弱变强，由短变长，柔软沙滩也被均匀地涂上了一层金色，海水的颜色逐渐由深变浅，波光粼粼，一望无际。

这时，海岸边的游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驻足眺望地中海日出的风采。也许是期盼之中见惊喜，在海岸左边的海港灯塔前，地中海向人们舒展开一幅精彩的画面：一叶扁舟，正迎着初升的太阳扬帆远航，金色的天空和耀眼的红日，将小船的剪影衬出了鲜明的轮廓，勾勒出地中海日出中最经典的时刻。

其实，当那海上日出最为壮观之际，对地中海来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游客不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吗？游客中，有沐浴着晨光漫步在沙滩之上的，有对着初升的太阳拍照留影的，更有几对情侣倩影成双，或深情相拥，或携手逐浪……目睹此景，我也欣然席地而坐，尽情享受海风的轻抚，努力将这终生难忘的场景铭刻成最美丽的记忆，沉入内心深处。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绣花母亲读书郎，相依相伴岁月长。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绣花母亲读书郎，相依相伴岁月长。

这个时候，她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我总是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听她偶尔唠叨上两句，从不觉得她的话多。雨下得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着母亲，她正倾腰颌首，挥舞着手中的针线。岁月悠悠，一晃眼三十年就过去了，母亲的容颜已不再年轻，而我也已是人到中年。回首过去的路，我这才发现，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尤其是在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掰着手指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这些时光在生命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时间把她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的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为父母做过什么

赵周迪（安徽）

临近岁末，要写各种总结，白天写不完，吃过晚饭我就来到了灯下。刚拿起笔，爸就轻手轻脚地端进来了一杯茶，又轻手轻脚地掩上门出去了。我怔怔地盯着冒着热气的茶，忽然脑中掠过一句话：“这一年，我为父母做过什么？”

2018 年的 3 月份，爸因心脏不好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在他出院后不久，妈就跟我嘀咕：“你爸像换了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当时我心想，大病初愈嘛，养一阵子就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妈又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无论上班还是在家，你爸都不说话，总是长时间发呆，难道得了抑郁症？”那阵子我的工作特别忙，于是便随口安慰妈：“没事的，实在不行，等我忙完就带爸去医院。”

过端午节的时候，我回家去看望父母。那天是一个阴天，屋里的光线很暗，电视是开着的，爸靠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却低头打着盹。我想，他可能需要电视节目的声音给屋子添一点生气吧。我唤了爸三声，他才猛地惊醒，先是打了个哈欠，抬头见是我，他立马站了起来，神态是那样局促。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背也驼了，腰也弓了，像一截饱经风吹雨打而摇摇欲坠的土墙，这还是我印象中的那个身材高大、警服笔挺、不怒自威的爸吗？我一阵心酸。

那个下午，我陪爸看看电视说说话。爸告诉我，自打病后他就老想起老家以及小时候的人和事，心中不免凄楚。我猛然意识到：一生中任何事情干不好都可以重来，唯独陪伴父母的光阴不能重来。

我决定带上宝宝和父母住一阵子。

有我们在，家里添了不少生气，爸也精神了很多。有一天吃晚饭饭时，我在聊天时说自己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可那张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了。爸听了后，不声不响地出门了，半个小时后他回来时，手里拿着那份刊登了我文章的报纸。他带着几分得意告诉我，他跑了好几家报亭都没买到，最后到警队里翻到了，他看了那篇文章，写得挺接地气，让我有时间的话就多写几篇。

看到爸来了精神的样子，我心里一动。

打那以后，我给爸布置了一项工作——替我留心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文章。爸很高兴地答应了，并十分认真地付诸行动。如果哪一天的报纸有我的文章，爸就格外开心，话也会多一些。他喜欢评论我的文章，而评论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否接地气。有时，他被文中的某个细节触动了，就会连连点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后来，爸要求我的文章一写好就先拿给他“把把关”，看着忙碌了一天的爸泡上茶，戴上老花镜坐在灯下认真真地看文章，妈与宝宝在旁边玩耍着，电视里放着热热闹闹的节目，一种尘世琐碎却又细水长流的温馨和幸福就会一点一点地在我心头晕染开来，所谓天伦之乐，也不过如此吧！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我收到一张稿费通知单。我对爸说：“请您跟妈吃烤鸭吧，同事向我推荐了一家特别有名的烤鸭店。”爸妈很高兴地答应了，爸非要让我带他先去看看那家“有名的烤鸭店”。我挽着爸过马路时，脑海中浮现出很多很多年前他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去买我喜爱的灌浆果的画面。时间过得真快啊！马路边，梧桐树的叶子成群结队地落下来，像许多黄色的小手在轻轻地抚摸大地。爸的腰板挺得很直，眉眼间带着平静而满足的喜悦，我突然觉得父母的心其实很低很低——子女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他们就骄傲；子女为他们做了一点点事情，哪怕是陪他们吃一顿饭、看一会儿电视、说几句话，他们就真的很满足了。

新的一年，我要为父母做得更多……

